



女丽华整理

元人
雜劇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11月

元人杂剧选

姜丽华 整理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人杂剧选/姜丽华整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7
ISBN 978-7-309-09916-4

I. 元… II. 姜… III. 杂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元代 IV. I2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0421号

元人杂剧选

姜丽华 整理

责任编辑/查 莉 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字数 266 千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916-4/I·784

定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整 理 说 明

本书选取 20 种元人撰写的爱情风月剧进行整理,所据元人杂剧底本是 1918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臧懋循(1550—1620)《元曲选》。所做的工作主要是:1. 直排变成横排。2. 繁体变成简体。3. 加上现代标点。4. 用不同字体、字号或者标点符号区分宫调、曲牌、科白、曲文。5. 用另起一段的方式区分每折之中的每一场。6. 无名氏杂剧,底本作“元 撰”,整理本直接标出“元 无名氏撰”。本书旨在引起阅读兴趣、激发研究热情,既是大学生、研究生、戏曲研究者接触原典之前的入门书籍,也可视为研究原典之时的参考书。本书在校勘、标点整理过程中遇原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以及部分脱、衍之处,如不影响对文本的理解,就谨依底本。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参阅了元杂剧的其他一些本子,如孟称舜(1600—1684)《古今名剧合选》、赵琦美(1563—1624)《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华书局版《元曲选》、王季思《全元戏曲》、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等。

目 录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杂剧	1
望江亭中秋切鲙杂剧	14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杂剧	27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	40
裴少俊墙头马上杂剧	55
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	70
张天师断风花雪月杂剧	87
洞庭湖柳毅传书杂剧	105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	119
临江驿潇湘秋夜雨杂剧	132
沙门岛张生煮海杂剧	149
秦修然竹坞听琴杂剧	161
谢金莲诗酒红梨花杂剧	175
迷青琐倩女离魂杂剧	187
侑梅香骗翰林风月杂剧	200
玉箫女两世姻缘杂剧	226
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杂剧	240
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杂剧	252
逞风流王焕百花亭杂剧	269
萨真人夜断碧桃花杂剧	285
后记	303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杂剧

元 关汉卿 撰

楔 子

(外扮石府尹引张千上,诗云)少小知名建礼闱,白头犹未解朝衣。年来屡上陈情疏,怎奈君恩不放归。老夫姓石名敏,字好问。幼年进士及第,随朝数载,累蒙擢用。谢圣恩可怜,除授济南府尹之职。我有个同窗故友,姓韩名辅臣。这几时不知兄弟进取功名去了,还只是游学四方?一向音信杳无,使老夫不胜悬念。今日无甚事,在私宅闲坐。张千,门首觑者,若有客来时,报复我知道。(张千云)理会的。(末扮韩辅臣上,诗云)流落天涯又几春,可怜辛苦客中身。怪来喜鹊迎头噪,济上如今有故人。小生姓韩名辅臣,洛阳人氏。幼习经史,颇看诗书,学成满腹文章,争奈功名未遂。今欲上朝取应,路经济南府过,有我个八拜交的哥哥是石好问,在此为理,且去与哥哥相见一面,然后长行。说话中间,早来到府门了也。左右报复去,道有故人韩辅臣特来相访。(张千报云)禀老爷得知,有韩辅臣在于门首。(府尹云)老夫语未悬口,兄弟早到。快有请!(张千云)请进。(做见科)(韩辅臣云)哥哥,数载不见,有失问候。请上,受你兄弟两拜。(做拜科)(府尹云)京师一别,几经寒暑,不意今日惠顾,殊慰鄙怀。贤弟请坐。张千,看酒来!(张千云)酒在此。(做把盏科)(府尹云)兄弟满饮一杯。(做回酒科)(韩辅臣云)哥哥也请一杯!(府尹云)筵前无乐,不成欢乐。张千,与我唤的那上厅行首杜蕊娘来,伏侍兄

弟饮几杯酒。(张千云)理会的。出的这门来,这是杜蕊娘门首。杜大姐在家么?(正旦扮杜蕊娘上,云)谁唤门哩?我开了这门看。(做见科)(张千云)府堂上唤官身哩。(正旦云)要官衫么?(张千云)是小酒,免了官衫。(做行科)(张千云)大姐,你立在这里,待我报复去。(做报科)(府尹云)着他进来。(正旦做见科,云)相公,唤妾身有何分付?(府尹云)唤你来别无他事,这一位白衣卿相,是我的同窗故交,你把体面相见咱。(正旦做拜科)(韩辅臣慌回礼云)嫂嫂请起!(府尹云)兄弟也,这是上厅行首杜蕊娘。(韩辅臣云)哥哥,我则道是嫂嫂。(背云)一个好妇人也!(正旦云)一个好秀才也!(府尹云)将酒来!蕊娘,行酒。(正旦与韩连递三杯科)(府尹云)住,住!兄弟,我也吃一钟儿。(韩辅臣云)呀!却忘了送哥哥。(正旦递府尹酒,饮科)(正旦云)秀才高姓大名?(韩辅臣云)小生洛阳人氏,姓韩名辅臣。小娘子谁氏之家,姓甚名谁?(正旦云)妾身姓杜,小字蕊娘。(韩辅臣云)元来见面胜似闻名!(正旦云)果然才子,岂能无貌!(府尹云)蕊娘,你问秀才告珠玉。(韩辅臣云)兄弟对着哥哥根前,怎敢提笔?正是弄斧班门,徒遗笑耳。(府尹云)兄弟休谦!(韩辅臣云)这等,兄弟呈丑也。(做写科,云)写就了。蕊娘,你试看咱。(正旦念云)词寄《南乡子》。(词云)“袅娜复轻盈,都是宜描上翠屏。语若流莺声似燕,丹青,燕语莺声怎画成?难道不关情,欲语还羞便似曾。占断楚城歌舞地,娉婷,天上人间第一名。”好高才也!(韩辅臣云)兄弟此行,本为上朝取应,只因与哥哥久阔,迂道拜访。幸睹尊颜,复蒙嘉宴。争奈试期将近,不能久留。酒散之后,便当奉别。(府尹云)贤弟且休去,略住三朝五日,待老夫赏发你一路鞍马之费,未为迟也。张千,打扫后花园,请秀才在书房中安下者。(韩辅臣云)花园冷静,怕不中么?(府尹云)既如此,就在蕊娘家安歇如何?(韩辅臣云)愿随鞭镫!(府尹云)你看他,一让一个肯。蕊娘,这是我至交的朋友,与你两锭银子,拿去你那母亲做茶钱,休得怠慢了秀才者!(正旦云)多谢相公。(韩辅臣云)兄弟谢了哥哥。大姐,到你家中,拜你那妈妈去来。(正旦云)秀才,俺娘忒爱钱哩!(韩辅臣云)大姐,不妨事,我多与他些钱钞便了也。(正旦唱)

〔仙吕〕【端正好】郑六遇妖狐,崔韬逢雌虎,那大曲内尽是寒儒。

想知今晓古人家女，都待与秀才每为夫妇。

【么篇】既不呵，那一片俏心肠，那里每堪分付？那苏小卿不辨贤愚，比如我五十年不见双通叔。休道是苏妈妈，也不是醉驴驴。我是他亲生的女，又不是买来的奴。遮莫拷的我皮肉烂，炼的我骨髓枯，我怎肯跟将那贩茶的冯魁去？（同韩下）

（府尹云）你看我那兄弟，秀才心性，又是那吃酒的意儿，别也不别，径自领着杜蕊娘去了也。且待三朝五日，差人探望兄弟去。古语有云：“乐莫乐兮新相知。”岂不信然！（诗云）华省芳筵不待终，忙携红袖去匆匆。虽然故友情能密，争似新欢兴更浓！（下）

第一折

（搵旦扮卜儿上，诗云）不纺丝麻不种田，一生衣饭靠皇天。尽道吾家皮解库，也自人间赚得钱。老身济南府人氏。自家姓李，夫主姓杜。所生一个女儿，是上厅行首杜蕊娘。近日有个秀才，叫做韩辅臣，却是石府尹老爷送来的，与俺女儿作伴。俺这妮子，一心待嫁他，那厮也要娶我女儿；中间被我不肯，把他撺出去了。怎么这一会儿不见俺那妮子，莫非又赶那厮去？待我唤他。蕊娘，贱人那里？（正旦领梅香上，向古门道云）韩秀才，你则躲在房里坐，不要出来，待我和那度婆颀闹一场去！（韩辅臣做应云）我知道。（正旦云）自从和韩辅臣作伴，又早半年光景。我一心要嫁他，他一心要娶我，则被俺娘板障，不肯许这门亲事。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偏俺这一门，却是谁人制下的？忒低微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则俺这不义之门，那里有买卖营运？无资本，全凭着五个字迭办金银。（带云）可是那五个字？（唱）无过是“恶、劣、乖、毒、狠”！

【混江龙】无钱的可要亲近，则除是驴生鞍角瓮生根。佛留下四百八门衣饭，俺占着七十二位凶神。才定脚谢馆接迎新子弟，转回头霸陵谁识旧将军？投奔我的，都是那矜爷害娘、冻妻饿子、折屋卖田、

提瓦罐爻槌运。那些个慈悲为本？多则是板障为门。

(云)梅香,你看奶奶做甚么哩?(梅香云)奶奶看经哩!(正旦云)俺娘口业作罪,你这般心肠,多少经文忤的过来?枉作的业深了也!(唱)

【油葫芦】炕头上主烧埋的显道神,没事眼,尜麻头斜皮脸老魔君。拿着一串数珠,是吓子弟降魔印;轮着一条拄杖,是打鸱鹞无情棍。茶房里那一火老业人,酒杯间有多少闲议论?频频的间阻休熟分,三夜早赶离门。

(梅香云)姐姐,这话说差了!我这门户人家,巴不得接着子弟,就是钱龙入门,百般奉承他,常怕一个留他不住;怎么刚刚三日,便要赶他出门?决无此理。(正旦云)梅香,你那里知道!(唱)

【天下乐】他只待夜夜留人夜夜新,殷勤,顾甚的恩?不依随又道是我女孩儿不孝顺。今日个漾人头厮摔,含热血厮喷,定夺俺心上人。

(做见科,正旦云)母亲,吃甚么茶饭那?(卜儿云)灶窝里烧了几个灯盏,吃甚么饭来!(正旦唱)

【醉扶归】有句话多多的苦告你老年尊,累累的嘱托近比邻。“一片花飞减却春”,我如今不老也非为嫩。年纪小呵须是有气分,年纪老无人问。

(云)母亲,嫁了恁孩儿罢,孩儿年纪大了也!(卜儿云)丫头,拿镊子来,镊了鬓边的白发,还着你觅钱哩!(正旦云)母亲,你只管与孩儿懒性怎的?(卜儿云)我老人家如今性子淳善了,若发起村来,怕不筋都敲断你的!(正旦唱)

【金盏儿】你道是性儿淳,我道你意儿村,提起那人情来往佯妆钝。(带云)有几个打趂客旅辈,丢下些刷牙掠头,问奶奶要盘缠家去。(唱)你可早耳朵闭,眼睛昏;前门里统慢客,后门里一个使钱勤;揉开汪泪眼,打拍老精神。

(云)母亲,嫁了你孩儿者!(卜儿云)我不许嫁,谁敢嫁?有你这样生忿忤逆的!(正旦唱)

【醉中天】非是我偏生忿,还是你不关亲,只着俺淡抹浓妆倚市门,积趂下金银囤。(卜儿做怒科,云)你这小贱人,你今年才过二十

岁,不与我觅钱,教那个觅钱?(正旦唱)你道俺才过二句,有一日粉消香褪,可不道老死在风尘?

(云)母亲,你嫁了孩儿罢!(卜儿云)小贱人,你要嫁那个来?(正旦唱)

【寄生草】告辞了鸣珂巷,待嫁那韩辅臣。这纸汤瓶再不向红炉顿,铁煎盘再不使清油混,铜磨笊再不把顽石运。(卜儿云)你要嫁韩辅臣这穷秀才,我偏不许你!(正旦唱)怎将咱好姻缘,生折做断头香?休想道泼烟花,再打入迷魂阵。

(卜儿云)那韩辅臣有什么好处,你要嫁他?(正旦唱)

【赚煞】十度愿从良,长则九度不依允。也是我八个字无人主婚,空盼上他七步才华远近闻,六亲中无不欢欣。改家门,做的个五花诰夫人,驷马高车锦绣裯。道俺有三生福分,正行着双双好运。(卜儿云)好运,好运,卑田院里赶趁!你要嫁韩辅臣,这一千年不长进的,看你打莲花落也!(正旦唱)他怎肯教“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下)

(卜儿云)俺女儿心心念念,只要嫁韩秀才,我好歹偏不嫁他。俺想那韩秀才是个气高的人,他见俺有些闲言闲语,必然使性出门去;俺再在女孩儿根前调拨他,等他两个不和,讪起脸来,那时另接一个富家郎,才中俺之愿也。正是:小娘爱的俏,老鸨爱的钞。则除非弄冷他心上人,方才是我家里钱龙到。(下)

第二折

(韩辅臣上,诗云)一生花柳幸多缘,自有嫦娥爱少年。留得黄金等身在,终须买断丽春园。我韩辅臣,本为进取功名,打从济南府经过。适值哥哥石好问在此为理,送我到杜蕊娘家安歇。一住半年以上,两意相投,不但我要娶他,喜得他也有心嫁我,争奈这度婆百般板障。俺想来,他只为我囊中钱钞已尽;况见石府尹满考朝京,料必不来复任,越越的欺负我,发言发语,只要撻我出门去。我是个顶天立

地的男子汉，怎生受得一口气？出了他门，不觉又是二十多日。你道我为何不去，还在济南府淹阁？倒也不是盼俺哥哥复任，思量告他；只为杜蕊娘他把俺赤心相待，时常与这度婆合气，寻死觅活，无非是为俺家的缘故。莫说我的气高，那蕊娘的气比我还高的多哩！他见我这日出门时节，竟自悻悻然去了。说也不和他讲一声儿，必然有些怪我。这个怪也只得由他怪，本等是我的不是。以此沉吟展转，不好便离此处。还须亲见蕊娘，讨个明白。若他也是度婆的见识，没有嫁我之心，却不我在此亦无指望了，不如及早上朝取应，干我自家功名去；他若是好好的依旧要嫁我，一些儿不怪我，便受尽这度婆的气，何忍负之？今日打听得度婆和他一班儿老姊妹在茶房中吃茶，只得将我羞脸儿揣在怀里，再到蕊娘家去走一遭。（词云）我须是读书人凌云豪气，偏遇这波度婆全无顾忌。天若使石好问复任济南，少不的告他娘着他流涕。（下）（正旦引梅香上，云）我杜蕊娘一心看上韩辅臣，思量嫁他；争奈我母亲不肯，倒发出许多说话，将他赶逐出门去了。我又不曾有半句儿恼着他，为何一去二十多日，再也不来看我？教我怎生放心得下？闻得母亲说，他是烂黄齏，如今又缠上一个粉头，道强似我的多哩！这话我也不信。我想，这济南府教坊中人，那一个不是我手下教道过的小妮子？料必没有强似我的。若是他果然离了我家，又去踹别家的门，久以后我在这街上行走，教我怎生见人那！（唱）

〔南吕〕【一枝花】东洋海洗不尽脸上羞，西华山遮不了身边丑，大力鬼顿不开眉上锁，巨灵神劈不断腹中愁。闪的我有国难投，抵多少南浦伤离候。爱你个杀才没去就。明知道雨歇云收，还指望待天长地久。

【梁州第七】这厮阑散了虽离我眼底，忔憎着又在心头。出门来信步闲行走，遥瞻远岫，近俯清流，行行厮趁，步步相逐，知他在那搭儿里续上绸缪？知他是怎生来结做冤仇？俏哥哥不争你先和他暮雨朝云，劣奶奶则有分吃他那闲茶浪酒，好姐姐几时得脱离了舞榭歌楼？不是我出乖弄丑，从良弃贱，我命里有终须有，命里无枉生受。只管扑地掀天无了休，着甚么来由！

（梅香云）姐姐，你休烦恼。姐夫好歹来家也！（正旦云）梅香，

将过琵琶来，待我散心适闷咱！（梅香取砌末科，云）姐姐，琵琶在此。（正旦弹科）（韩辅臣上，云）这是杜大姐家门首。我去的半月其程，怎么门前的地也没人扫？一划的长起青苔来，这般样冷落了也。（正旦做听科，云）那厮来了也！我则推看不见。（韩辅臣做入见科，云）大姐，祇揖！（正旦做弹科）（唱）

【牧羊关】不见他思量旧，倒有些两意儿投。我见了他扑邓邓火上浇油，恰便似钩搭住鱼腮，箭穿了雁口。（韩辅臣云）元来你那旧性儿不改，还弹唱哩！（正旦做起拜科）（唱）你怪我依旧拈音乐，则许你交错劝觥筹？你不肯冷落了杯中物，我怎肯生疏了弦上手？

（韩辅臣云）那一日吃你家妈妈赶逼我不过，只得忍了一口气，走出你家门，不曾辞别的大姐，这是小生得罪了！（正旦唱）

【骂玉郎】这的是母亲故折鸳鸯偶，须不是咱设下恶机谋，怎将咱平空抛落他人后？今日个何劳你贵脚儿又到咱家走？

（韩辅臣云）大姐何出此言？你元许我嫁哩！（正旦唱）

【感皇恩】咱本是泼贱娼优，怎嫁得你俊俏儒流？（韩辅臣云）这是有盟约在前的。（正旦唱）把枕畔盟、花下约成虚谬。（韩辅臣云）我出你家门也只得半个多月，怎便见得虚谬了那？（正旦唱）你道是别匆匆无多半月，我觉的冷清清胜似三秋。（韩辅臣跪科，云）大姐，我韩辅臣不是了，我跪着你请罪罢！（正旦不睬科，云）那个要你跪！（唱）越显的你嘴儿甜、膝儿软、情儿厚。

（韩辅臣云）我和你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哩。（正旦唱）

【采茶歌】往常个侍衾裯，都做了付东流，这的是娼门水局下场头！（韩辅臣云）大姐，只要你有心嫁我，便是卓文君也情愿当垆沽酒来。（正旦唱）再休提卓氏女亲当沽酒肆，只被你双通叔早掘倒了玩江楼。

（韩辅臣跪科，云）大姐，你休这般恼我，你打我几下罢。（正旦唱）

【三煞】既你无情呵，休想我指甲儿汤着你皮肉；似往常有气性，打的你见骨头。我只怕年深了也难收救，倒不如早早丢开，也免的自隳自败。（韩辅臣云）你不发放我起来，便跪到明日，我也只是跪着。（正旦唱）顽涎儿却依旧，我没福和你那“莺燕蜂蝶”为四友，甘分做

跌了弹的斑鸠。

【二煞】有褥处散诞松宽着褥，有偷处宽行大步偷，何须把一家苦苦死淹留？也不管设誓拈香，到处里停眠整宿，说着他瞒心的谎、昧心的咒。你那手怎掩旁人是非口？说的困须休。

【尾煞】高如我三板儿的人物也出不得手，强如我十倍儿的声名道着处有。寻些虚脾，使些机勾，用些工夫，再去趁逐。你与我高揜起春衫酒淹袖，舒你那攀蟾折桂的指头。请先生别挽一枝章台路旁柳。（下）

（韩辅臣做叹科，云）嗨，杜蕊娘真个不认我了！我只道是虔婆要钱赶我出去，谁知杜蕊娘的心儿也变了。他一家门这等欺负我，如何受的过？只得再消停几日，等我哥哥一个消耗。来也不来，又作处置。（诗云）怪他红粉变初心，不独虔婆太逼临。今日床头看壮士，始知颜色在黄金。（下）

第三折

（石府尹上，云）老夫石好问是也。三年任满朝京，圣人道俺贤能清正，着复任济南。不知俺那兄弟韩辅臣进取功名去了，还是淹留在杜蕊娘家？使老夫时常悬念。已曾着人探听他踪迹，未见回报。张千，门首觑者，待探听韩秀才的人来，报复我知道。（韩辅臣上，云）闻得哥哥复任济南，被我等着了也。来到此间，正是济南府门首。张千，报伏去，道韩辅臣特来拜访。（张千报科）（石府尹云）道有请。（见科）（韩辅臣云）恭喜哥哥复任名邦。做兄弟的久客空囊，不曾具得一杯与哥哥拂尘，好生惭愧。（石府尹做笑科，云）我已谓贤弟扶摇万里，进取功名去了，却还淹留妓馆，志向可知矣！（韩辅臣云）这几时你兄弟被人欺侮，险些儿一口气死了，还说那功名怎的！（石府尹云）贤弟，你在此盘缠缺少，不能快意是有的，那一个就敢欺负着你？（韩辅臣云）哥哥不知。那杜家老鸨儿欺负兄弟也罢了，连蕊娘也欺负我。哥哥，你与我做主咱！（石府尹云）这是你被窝儿里的事，教我

怎么整理？（韩辅臣云）您兄弟唱喏。（石府尹不礼科，云）我也会唱喏。（韩辅臣云）我下跪。（石府尹又不礼科，云）我也会下跪。（韩辅臣云）哥哥，你真个不肯整理，教我那里告去？您兄弟在这济南府里倚仗哥哥势力，那个不知？今日白白的吃他娘儿两个一场欺负，怎么还在人头上做人？不如就着府堂，触阶而死罢了！（做跳科，石府尹忙扯住，云）你怎么使这般短见？你要我如何整理？（韩辅臣云）只要哥哥差人拿他娘儿两个来，扣厅责他四十，才与您兄弟出的这一口臭气。（石府尹云）这个不难。但那杜蕊娘肯嫁你时，你还要他么？（韩辅臣云）怎么不要？（石府尹云）贤弟不知。乐户们一经责罚过了，便是受罪之人，做不得士人妻妾。我想，此处有个所在，叫做金线池，是个胜景去处，我与你两锭银子，将的去卧番羊，窖下酒，做个筵席，请他一班儿姊妹来到池上赏宴，央他们替你赔礼，那其间必然收留你在家，可不好那？（韩辅臣做揖科，云）多谢哥哥厚意！则今日便往金线池上，安排酒果，走一遭去也。（下）（石府尹云）兄弟去了也。这一遭好共歹成就了他两口儿，可来回老夫的话。（诗云）钱为心所爱，酒是色之媒。会看鸳鸯羽，双双池上归。（下）

（外旦三人上，云）妾身张嬷嬷，这是李姪姪，这是闵大嫂。俺们都是杜蕊娘姨姨的亲眷。今日在金线池上，专为要劝韩辅臣、杜蕊娘两口儿圆和。这席面不是俺们设的。恐怕蕊娘姨姨知道是韩姨夫出钱安排酒果，必然不肯来赴，因此，只说是俺们请他。酒席中间，慢慢的劝他回心，成其美事。道犹未了，蕊娘姨姨早来也。（正旦上，相见科，云）妾身有何德能，着列位奶奶们置酒张筵，何以克当？（唱）

〔中吕〕【粉蝶儿】明知道书生教门儿负心短命，尽教他海角飘零。没来由强风情，刚可喜男婚女聘。往常我千战千赢，透风处使心作倖。

【醉春风】能照顾眼前坑，不隄防脑后井。人跟前不恁的吃场扑腾，呆贱人几时能勾醒、醒？虽是今番系于宿世，事关前定。

（众旦云）这是首席，姨姨请坐。（正旦云）看了这金线池，好伤感人也！（唱）

【石榴花】恰便似藕丝儿分破镜花明，我则见一派碧澄澄，东关里犹自不曾经，到如今整整半载其程。眼前面兜率神仙境，有他呵怎肯

道蓦出门庭？那时节眼札毛和他厮拴定，矮房里相扑着闷怀萦。

【斗鹤鹑】虚度了丽日和风，枉误了良辰美景。往常俺动脚是熬煎，回头是撞挺。拘束的刚刚转过双眼睛，到如今各自托生：我依旧安业着家，他依旧离乡背井。

（众旦云）俺们都与姨姨奉一杯酒。（正旦唱）

【普天乐】小妹子是爱莲儿，你都将我相钦敬；茶儿是妹子，你与我好好的看承；小妹子是玉伴哥，从来有些独强性。（众旦云）姨姨，你为何嗟声叹气的？今日这样好天气，又对着这样好景致，务要开怀畅饮，做一个欢庆会才是。（正旦唱）说甚么人欢庆，引得些鸳鸯儿交颈和鸣，忽的见了，愠的面赤，兜的心疼。

（众旦云）姨姨，俺则这等吃酒可不冷静？（正旦云）待我行个酒令，行的便吃酒，行不的罚金线池里凉水。（众旦云）俺们都依着姨姨的令行。（正旦云）酒中不许题着“韩辅臣”三字，但道着的，将大觥来罚饮一大觥。（众旦云）知道。（正旦唱）

【醉高歌】或是曲儿中唱几个花名。（众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诗句里包笼着尾声。（众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续麻道字针针顶。（众旦云）我不省的。（正旦唱）正题目当筵合筵。

（众旦云）我不省的，则罚酒罢！（正旦云）拆白道字，顶针续麻，掐箏拨阮，你们都不省得，是不如韩辅臣。（众旦云）呀！姨姨，你可犯了令也！将酒来，罚一大觥。（正旦饮科，唱）

【十二月】想那厮着人赞称，天生的济楚才能。只除了心不志诚，诸余的所事儿聪明。本分的从来老成，聪俊的到底杂情。

【尧民歌】丽春园则说一个俏苏卿，明知道不能勾嫁双生，向金山壁上去留名，画船儿赶到豫章城。撇甚么清！投至得你秀才每忒寡情，先接了冯魁定。

（正旦做叹气科，云）我不合道着“韩辅臣”，被罚酒也。（众旦云）姨姨，又犯令了！再罚一大觥。（正旦做饮科，唱）

【上小楼】闪的我孤孤另另，说的话涎涎邓邓。俺也曾轻轻唤着，躬躬前来，喏喏连声。但酒醒硬打挣，强词夺正。则除是醉时节酒淘真性。

（正旦做醉跌科，众旦扶科）（韩辅臣上，换科）（众旦下）（正旦

唱)

【么篇】不死心想着旧情，他将我厮看厮待，厮知厮重，厮钦厮敬。不是我把不定、无记性，言多伤行。扶咱的小哥每是何名姓？

(韩辅臣云)是小生韩辅臣。(正旦云)你是韩辅臣？靠后！
(唱)

【耍孩儿】我为你逼绰了当官令。(带云)谢你那大尹相公呵！
(唱)烟花簿上除抹了姓名，交绝了怪友和狂朋，打并的户净门清。试金石上把你这子弟每从头儿画，分两等上把郎君子细秤。我立的其身正，倚仗着我花枝般模样，愁甚么锦片也似前程！

【二煞】我比那剗墙贼蝎螫索自忍，我比那俏郎君掏摸须噤声，那里也恶茶白赖寻争竞？最不爱打揉人七八道猫煞爪，掐扭的三十驮鬼捏青。看破你传槽病，捆着手分开云雨，腾的似线断风筝。

【尾煞】我和你半年多衾枕恩，一片家缱绻情，交明春岁数三十整。(带云)我老了也，你要我怎的？(唱)你且把这志诚的心肠与我慢慢等！(做摔开科，下)

(韩辅臣云)嗨，他真个不欢喜我了，更待干罢！只得到俺哥哥那里告他去。(下)

第 四 折

(石府尹引张千上，诗云)三载为官卧治过，别无一事系心窝。唯余故友鸳鸯会，金线池头竟若何？老夫石好问，为兄弟韩辅臣、杜蕊娘，在金线池上，着他两口儿成合。这蚤晚不见来回话，多咱是圆和了也。张千，抬放告牌出去。(韩辅臣上，云)门上的，与俺通报去，说韩辅臣是告状的，要见！(张千报科，韩辅臣做入见科，云)哥哥，拜揖。(石府尹云)兄弟，您两口儿完成了么？(韩辅臣云)若完成了时，这蚤晚正好睡哩，也不到你衙门里来了！那杜蕊娘只是不肯收留我，今日特来告他。(石府尹云)他委实不肯便罢了，教我怎生断理？(韩辅臣云)哥哥，你不肯断理，您兄弟唱喏。(做揖，石府尹不礼科，

云)我不会唱喏那?(韩辅臣云)您兄弟下跪。(做跪,石府尹不礼科,云)我不会下跪那?(韩辅臣云)你再四的不肯断理,我只是死在你府堂上,教你做官不成。(做触阶,石府尹忙扯科,云)那个爱女儿的似你这般放刁来!罢、罢、罢,我完成了你两口儿。张千,与我拿将杜蕊娘来者!(张千云)理会的。(唤科,云)杜蕊娘,衙门里有勾!(正旦上,云)哥哥,唤我做甚么?(张千云)你失误了官身,老爷在堂上好生着恼哩!(正旦云)可怎了也?(唱)

〔双调〕【新水令】忽传台旨到咱丽春园,则道是除抹了舞裙歌扇。逢个节朔,遇个冬年,拿着这一盏儿茶钱,告哥哥可怜见。

(云)可早来到府门首也。哥哥,你与我做个肉屏风儿,等我偷觑咱。(张千云)这使的。(正旦做偷觑,内么喝科,旦唱)

【沉醉东风】则道是喜孜孜设席肆筵,为甚的怒哄哄列杖擎鞭?好教我足未移心先战,一步步似毛里拖毡。本待要大着胆、挺着身、行靠前,百忙里仓惶倒偃。

(张千报科,云)禀爷,唤将杜蕊娘来了也!(石府尹云)拿将过来!(韩辅臣云)哥哥,你则狠着些!(石府尹云)我知道。(张千云)当面!(正旦云)妾身杜蕊娘来了也。(石府尹云)张千,准备下大棍子者!将枷来发到司房里责词去。(正旦云)可着谁人救我那?(做回顾见科,云)兀的不是韩辅臣?俺不免揣着羞脸儿,哀告他去。(唱)

【沽美酒】使不着撒脍腴,仗那个替方便,俺只得忍耻耽羞求放免。(云)韩辅臣,你与我告一告儿!(韩辅臣云)谁着你失误官身,相公恼的狠哩!(正旦唱)你与我搜寻出些巧言,去那官人行劝一劝。

(韩辅臣云)你今日也有用着我时节?只要你肯嫁我,方才与你告去。(正旦云)我嫁你便了!(唱)

【太平令】从今后我情愿实为姻眷,你只要蚤些儿替我周全。(韩辅臣云)我替你告便告去,倘相公不肯饶你,如何?(正旦唱)想当初罗帐里般般遍遍,今日个纸褙子又将咱欺骗。受了你万千作贱,那些儿体面?呀,谁似您浪短命随机应变。

(石府尹云)张千,将大棒子来者!(韩辅臣云)哥哥,看您兄弟薄面,饶恕杜蕊娘初犯罢!(石府尹云)张千,带过杜蕊娘来!(正旦